

白树林

白树林是一名乡村民办老师，他能看懂弯弯曲曲的乐谱，他会唱好听的蒙古长调，他的嘴里，常常荡着悠扬。

三十年前，白树林四十岁光景，一年四季都穿中山装，上衣的口袋里，永远插着两管钢笔。白树林长得不丑，只是黑胖，因为胳膊有残疾，村里的男女老少，当着他的面儿，叫他白老师，背地里则叫他白拽子。

1980年代，乡村小学生的音乐课，就是学唱歌。上课时，他把歌词写在黑板上，先是一句一句地教，全班学生跟着唱，唱得差不多了，一个组一个组地唱，一排一排地唱，看哪个学生不张嘴，他就会让其单独唱，如果不会，那个学生也就遭了殃。

他肥胖的身子，那个时候就会异常地敏捷，会一下子蹿到该学生面前，一手抱着教鞭，一手薅过对方的脖领子，硬生生地往墙上撞。

由于胖，再加上生气，两三个回合撞下来，他便气喘吁吁了。

这样几次下来，学生们都十分怕他，上音乐课的时候，再没一个人敢说话，都会把双手不由自主地背在身后，认真地学。教室里静极了，这时候他就会极有成就感，抻抻中山装的衣角，扶正口袋里的钢笔，很正式地教。

“风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……”他唱革命歌曲时，眉毛上扬，鼻孔撑开，双眼瞪得溜圆，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。课堂的气氛，被歌词和老师的表情感染着，室内外充满了凛然之气。

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……”

他教这类歌曲时，眼睛笑得弯弯的，一只手抱着教鞭，一只手极力地打着拍子，身体前倾，一顿一顿地，让人身临翻身农民愉悦收割时的场景。

白树林也不是对所有的学生都粗暴，他的粗暴，是针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歌的人，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之意。

碰到唱得好的学生，他会很慈爱地听，眯缝着双眼，后仰着身子，咧着嘴轻唱，不再用手，而是用脚，轻轻地敲击地面打着拍子。

唱得实在好的，他还会兴师动众地派四个学生，把学校里唯一的脚踏琴搬来，然后让那个同学重新唱。常常是学生唱完了，他自己还会再唱一遍，整个人沉浸于音乐之中。这时的他，看起来可爱多了，学生们的手，也就不由自主地从背着，改为拿到书桌上了。

别的民办教师，干上几年就转正了，可白树林到死，也还是民办教师，而且还是流动的。

白树林家有个亲戚，那時候在县里当着不大不小的官，他能当上民办教师，也是这个亲戚帮的忙。可帮归帮，因他打学生打得太狠，家长们不容，不是这家去找校长，就是那家去找乡里，校长向他亲戚请示后，就会让白树林回家待一段时间。等风声不紧了，再让他到学校上课。

不上课的日子，白树林的活儿，是放他家里的羊。放羊的时候，他就会唱歌，一天到晚地唱。

白树林唱得最好的是蒙古长调，他也是浩尔沁草原上，唯一——会唱蒙古长调的人。他的歌声，成了1980年代浩德的一种标志。

每当那悠扬的长调，从草原传到屯子里时，大人们就都会说：听听！你听听！白树林又他妈唱起来了！言语中，多半是对他的戏谑。

村里人管白树林这样的，不专心务农会吹拉弹唱的人，叫二流子。村人不懂白树林的世界。而他，也从不与村人计较。他的业余生活，只属于家人。

白树林有个能干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和他一样，也是蒙古族，来自扎赉特旗草原深处，几乎不会说汉语。她也极少和村里人来往。除了干活，也是唱歌。铲地的时候唱，喂猪的时候唱，屎尿的时候，也唱。

他们，是浩德最浪漫的夫妻。他们能在夏天的晚饭后，将窗户从窗框上拔下来，窗台上摆上茶水，院子里拢上一堆火，然后，他坐在窗台上，拉着马头琴，他的妻子，旁若无人地跳舞。

他们的四个孩子，跟着母亲身后，围着火堆，唱啊跳啊，引得夏日里的蚊子，都追逐着他们的欢乐，随着噼啪作响的火焰舞蹈。

没去过草原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是辽阔，没听过蒙古长调的人，不知道什么叫悠扬。浩德的辽阔，是草原，而草原上的悠扬，属于白树林。

“蓝蓝的天空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这首歌，是白树林教给我的，这样的景象，是属于他的世界。他的蓝天，他的羊群，他的旁若无人歌唱。

他会拿着鞭子，轻轻拍打着羊，想着他心中的姑娘么？

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仍记得他抱着鞭子的姿势，他唱起歌来陶醉的模样，他们一家六口，唱歌跳舞时的场景……

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往浩德老家打了电话，问了问他的情况，可惜得很，他死了。不然一定一定拉上几位好友，到家乡，再请他到草原上，抱上他的鞭子，赶上他的羊，请他唱上几首那梦中的歌。想必他会高兴，高兴得哭泣。

浩尔沁草原，没了白树林的蒙古长调，缺少了很多味道。



青梅，原名张淑玲，蒙古族，黑龙江省肇源县人，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◆信笔扬尘

如坐春风里

张君燕

宋朝时期，朱光庭是理学大师程颐的弟子，他在汝州听程颐讲学，如痴如狂，听了一个多月才回家。回家仍赞叹不止，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精妙，他说“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”。

这就是“如坐春风”的由来。确实，那些品德高尚或者有学识的人身上似乎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，让人产生春风化雨般的感受，犹如一颗种子包裹在温暖、湿润的环境中，不由得萌发出破土而出的力量，时时刻刻感觉舒服。

我认识这样一位长者，她是良师，亦是益友。听她说话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遇到难题，她总能抽丝剥茧，帮我把所有的关系理顺，但并不插手，让我自己去把结一个个解开，体验那种微妙的释然与放松。她微微一笑，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，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感。

有一次，我遭遇了人生中的挫折，伤痕累累，狼狈不堪。她来家中看望，却绝口不提此事。她带了亲手做的糕点，洗手烹茶，与我对饮，闲散地聊一些家常。期间，偶尔一句不经意的话语触动了我的思绪，我又忍不住激动起来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正当我感觉难堪之时，她微微转过头，喝了一口茶水，淡淡地说：“天气不错，等会我们出去走走吧！”我点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那天下午，在春风里，我的烦恼烟消云散。

去老城里的家小餐馆吃饭，地方不大，但干净简洁，店里只有老板夫妇在忙碌。如同人们说得那样，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，从言行举止到相貌都会越来越像。老板和老板娘就很有夫妻相，一样自带福气的身材，一样明媚的笑容。是的，他们的笑并不灿烂，也算不上热烈，却给人一种持久的感觉。就像你劳累一天回到家



云山彩韵 李昊天 摄

◆小说世情

战 茶

张 港

“我在此开店三十年，您问。”
“吴三省这人可熟咯？”
“啊，吴老喝呀！”
“吴三省又叫吴老喝？”
“这个人呀，本颇富裕，硬是喝光了家产。”
“酒鬼？”
“不是不是，是茶鬼。这个人，见到好茶，不惜重金，喝光家产。”
“您老这儿，可有今年新茶？”
“有的，正是新茶上市，您要几多？”
肖林说：“要三十个人喝个足够。要明前茶。付现钱。”
肖林拎一大包好茶回返，对江洪说：“你是老游击。这事成了，咱们不费一枪一弹；不成，你可险了。这事凶险，你行不？”
江洪一挺胸：“不就是炸洞么？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不是炸洞，是送茶，让你送茶，进到野鸽洞。”
江洪惊讶：“送给这帮家伙？”
“这是任务。”
“那行，那我就走他一趟。”
“好——你挑一担山泉好水，带上这包茶，送到野鸽洞。”
江洪担着水，一步一步靠近洞口。野鸽洞的人喝道：“不得靠近，再近就开枪。”
“我是送水送茶的——我们营长派我来的——”
保安队看到这人真是担着担子，个个伸头舔舌。吴三省喊：“你何人？”
“我是本地乡亲。你们早已缺水干瓢——送水送茶给兄弟们——”
吴三省喊：“要有诚意，让你们头头来——否则，就开火——”
“我没带武装，只是送水送茶——明前的猴魁哟——”
“那也不可，让你们头头来——”
江洪只能返回。
肖营长听得真切，接了担子，说：“我去。”
众人阻拦不住，肖林挑起担子，朝野鸽洞去了。
接近了，肖林喊：“我就是营长，我叫肖

林——”说着，将手枪解下，放草地上。
吴三省抽抽鼻子示意放行。
肖林搁下担子，手伸怀中，保安队惊叫：“有枪。”却见肖林摸出一大纸包，缓缓道：“这是明前猴魁，快快烧水煮茶，喝过再说。”
吴三省道：“好你个营长，就不怕我吴三省杀你？”
“只听说有个懂茶的吴三省，没听说过杀送茶人的吴三省。”
吴三省无语。保安队急不可耐，烧水，泡茶。

吴三省呷上一口，叹息：“好茶好茶。本应坐于茶楼，听着雅调，闭目细品。可惜却是在这山洞子里——弟兄们，先解了口渴，再说别个。”
保安队大碗小盆，狂喝猛灌。肖林起身：“茶也送到，水也送到，我下去了耶！”
“噢，话还没说呢！”
“没甚好说。愿回家种茶，就回家种茶；愿在这洞中喝着干着憋着，就喝着干着憋着。我得了。”
保安队问：“你们的队伍，真的打过长江？国军真的不能回来？家里的茶可是采过搓过？”
肖林道：“国民党的军队，早已逃往浙江，现在正跑向江西，怎得回返来？只剩你们这三十几人，守着这个没水的洞子。还能熬几天？不说了，走了。”
“别别别，我们也下山，我们跟你走。”
吴三省沉默一会儿，问：“现在出去，我这三十几人怎个处办？”
“不是没开火动枪么？只要没有开火，可以按投诚处理。种茶的种茶，种地的种地，品茶听戏，任你自己。”
吴三省与三十几人，竹竿挑着白布，随肖营长出洞下山。
肖林又进县城，又到茶店。店主乐了：“还要茶？这回几多？”
肖林掏出几张零碎钱，道：“要这些钱的？要好的。”
“噢——不是购了大包的茶，这回是……”
肖林笑道：“啊——上回那茶，当子弹用了。”
“茶能当子弹用？”老板晃头不解。
茶上来，肖林呷上一口：“原来如此，好味道！”
“噢——您没喝过猴魁？”
“种茶，种茶，这些年了，总想坐上茶馆桌，细细品味猴魁。这回，太平天下，终于——”
望远山翠翠，茶园青青，肖林自语。

◆人间小景

秋天真是好。像一个安静干净的女子，不急不躁、温吞吞的性子，像娘。小月喜欢云淡风轻的秋天

篱笆院南角的那棵老柿，像点燃了一树红灯笼，良宵在即的样子。让人惊艳于那么醇厚光明的金子。

小月的爹爹从老柿树上卸下最后一筐柿子时，中秋节也快到了。

篱前花朵缤纷。胭脂花，指甲花，百日草，小白菊。那棵老桂，一簇一簇金黄的碎碎小花，吐出勾人魂魄的浓烈香气。像西邻花梗嫂，娇小玲珑的身体似乎蕴藏着十万方小马达，风风火火，不知疲倦，梨窝明媚得能抚平每一张皱纹涟漪的脸。

小月娘准备细白面、绵白糖、花生碎、青红丝、香油。秋光明媚里邀上村里妇人，口着蒙了红花布的竹篮，逶迤去镇上打月饼。小月娘把竹篮子放在那排队，自己却口起另一只篮子，去人多的地方卖柿子。

掀开一角的红花布，红红的灯笼柿子清亮鲜活地招揽着乡人。小巧秀丽的妇人，吆喝卖红柿。不大会，竹篮子空空。小月娘站起身来，揣着一叠毛票，悠然离去。那边厢，打月饼刚好到号。

妇人们嚷嚷着小月娘发了财，要请客，晌午要请大家去张记包子棚吃一顿。小月娘欢喜答应。等真到了晌午，她们已零星走开了。身为主妇，心上记挂着男人与孩子的午饭，谁还真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？

小月娘把家里的柿子挑挑拣拣。生了疤痢、长相不俊、卖相不好的，打发小月给村人送了些去。果然，接了柿子的妇人们比请吃了张记包子还欢喜，眼角笑得细纹荡漾。

中秋节的月亮，分外的清白圆润。一片奶白的月光里，门前石阶上睡的露水悄悄凝成了薄霜。小月娘在篱笆院里，摆出了瓜果月饼，焚了香，念念叨叨，虔诚磕头上了供。

小月啃着红嘴的大石榴，喝着娘煮的荷叶粥，吃着酥香掉渣的月饼，望着天上的大月亮盘出神。

月宫里住的那个叫嫦娥的漂亮女人，该多寂寞啊！小月心里一叹，觉得怅然。

地上的凡人都在团圆，她孤零零一个仙女，穿着凉凉的绛罗，抱着不会说话的小白兔，会不会想人间的那个贫穷的家呢？想不想那个曾经恩爱的丈夫呢？

很小的时候，就听娘讲过，嫦娥偷吃仙丹骗了丈夫，一个人跑到月亮上享福去了。可是她很快后悔了，却也回不去了。终日抱一只孤独的兔子，看一个叫吴刚的人在那里砍一棵桂花树。那棵桂花树地老天荒地砍呀砍，却一直没有被砍倒。

小月望着月亮，突然问娘：那个吴刚，砍树是不是借口？他是不是想娶嫦娥？小月娘戳一指头小月的大脑门，说一句：古灵精怪！一天天胡思乱想。

月光洒下来，粉粉地铺在门前的石阶上。有个女人在哭。嚤嚤的。像从天上缥缈传来，又像窗根子底下的虫声。

小月和姑娘起来仔细辨听，那哭声是从东篱传来的。嚤嚤细细，带着一股秋夜的凉，重重叠叠覆上人心头来。

是小影回来了罢？娘说。蹙一蹙眉头，叹口气：苦命的女子呢，老早没有了娘，又嫁得不好。听说那男人赌，三天两头打骂呢！

小月隔着缠满花朵的矮篱笆，看见东边的院子里人影绰绰，夹杂着女子压抑的低低的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人影出门去了。那哭声也渐渐远了，淡了。像飘到月亮里去了，也像被桂子的香气压住了。

小月的一颗心却被扯得很远很远。那个中秋夜，月亮很美，花朵很香，月饼很酥。小月却心头万斛愁的样子。她少年识得了愁滋味。因为那个富贵孤寂的嫦娥？还是那个柔弱悲戚的小影？

中秋的月饼还没吃完，小月娘就卖出了最后一篮红柿。香滋滋口着竹篮回家。一掀红花布，水蓝的纱巾一汪水似的泊在篮底。小月拿起柔滑的丝巾围在细脖颈上，镜子前照来照去。娘怜爱地叹一句：小妮子越来越臭美了。

有娘疼的孩子真好！小月的心里生起一团柔软暖意。

东篱却传来乱如急雨的脚步声，夹杂着惶惶的喊声，还有妇人们惊恐的哭叫。小月娘惶惶扯了小月出门去。

凌乱的脚步骤雨般往东篱赶。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。小月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：东篱的小白菊开得那么白那么密，像一片云。小影，那个羞怯瘦弱的女子高高立在那片云上，冲小月凄凄一笑。一转身，飘到云朵里去了……

小月颈上缠绕的丝巾，水一样地滑落在脚边。

